

2011年

#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精选集

一路开花 等 著



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东方少年》《故事大王》等  
杂志编辑联合推荐，作家和编辑共同奉献儿童文学阅读大餐



NLIC2970820335

美文卷

Meiwen Juan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2011年

#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精选集

一路开花 等 著

## 美文卷

Meiwen Juan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1 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精选集. 美文卷 / 一路开花等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6  
ISBN 978-7-5148-0624-3

I. ①2… II. ①—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4471 号

2011 NIAN  
QUANGUO YOUXIU ERTONG WENXUE JINGXUANJI  
MEIWEN JUAN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缪惟

本书策划: 缪惟 高秀华

责任编辑: 高秀华 唐威丽

插图: 兜儿

装帧设计: 尹莺

封面设计: 熊猫布克

责任校对: 尤根兴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传真: 010-57526075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htt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本: 720mm × 1010mm 1/16

印张: 10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14 千字

印数: 10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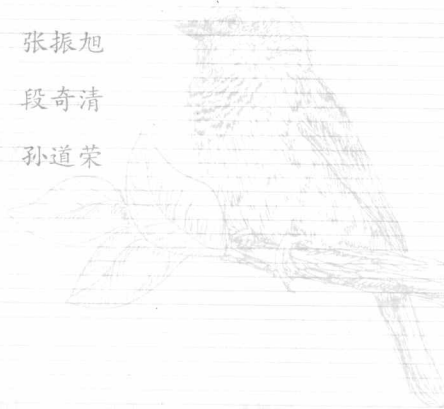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148-0624-3

定价: 2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看望 /1           | 梅子涵  |
| 月光下的奔跑 /5       | 周 羽  |
| 是父亲就能挺住 /12     | 段奇清  |
| 你简单,世界就简单 /16   | 顾晓蕊  |
| 不完美的母亲完美的爱 /19  | 积雪草  |
| 两只小刺猬的和平共处 /23  | 积雪草  |
| 妈妈的坚持让他变得坚强 /27 | 段奇清  |
| 也叛逆,也帅,也青春 /31  | 解小邪  |
| 收拾错误 /36        | 范泽木  |
| 脱下自卑的外衣 /39     | 积雪草  |
| 谎言会发芽 /43       | 清 山  |
| 外面的世界 /45       | 一路开花 |
| 做得好一些 /49       | 山水梅子 |
| 你有没有一颗郑重的心 /51  | 凉月满天 |
| 孩子,我开始读不懂你 /53  | 张振旭  |
| “只要你们过得好” /55   | 段奇清  |
| 一只鸡蛋的温暖 /59     | 孙道荣  |



善心永远是阳光 /62

油灯下的读书时光 /66

一生的温暖 /72

葡萄告诉你 /75

苦菜花开 /77

我要我们在一起 /80

不比较，才快乐 /83

舐犊 /86

野猪独牙 /89

温暖一生的灯光 /95

母亲的签名 /97

帽檐下的眼睛 /100

杏花飞入斜阳间 /103

最完美的一课 /106

打翻的牛奶瓶 /108

早晨从一朵花开始 /110

一朵盛开的花 /113

段奇清

安武林

一路开花

范泽木

老 臣

顾晓蕊

顾晓蕊

段奇清

湘 女

清 山

清 山

李丹崖

李丹崖

范泽木

鲁先圣

孙道荣

张 洁

心是一棵会开花的树 /115 顾晓蕊

爱的圆圈 /117 清 山

你每天都生活在美丽的童话里 /119 鲁先圣

时光左岸的自动回复 /121 积雪草

一张明信片 /126 张振旭

妈妈身上最难看的地方 /128 孙道荣

每个人都有一座十字架要背 /131 山水梅子

爸爸的礼物 /134 唐池子

艾莱特先生的捐赠 /140 陈亦权

总有一位天使在等你 /145 李丹崖

风吹起蒲公英的那一刻 /148 顾晓蕊

番茄红了 /151 嵇绍波



# 看 望

梅子涵

1

美文卷

十六岁夏天，家里收到一份电报，我接过一看，是乡下来的。电报上说，舅妈病重，住在芜湖医院。

我告诉了外婆，外婆说，这怎么办？

我说，我去芜湖看她吧！

我十三岁时已经独自去过很远的老家，所以妈妈和外婆都不担心我。

那时的船票是要提前买的，我没有船票，可是我不想等到明天后天再去，就带了两件衣服和妈妈给我的钱，直接乘车去十六铺码头。我竟然很顺利地就买到了当天晚上的四等舱船票，上了船，开始了探望舅妈的故事。

我如果告诉你，电报上根本没有说舅妈住在芜湖的哪个医院，你也许会觉得有点儿好玩。

如果我接着告诉你，我问外婆和妈妈，舅妈叫什么名字，她们竟然互相问，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她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她们都只是叫她大嫂。那么你是不是觉有点儿滑稽，而且有点儿荒唐。

可是事情的确就是这样好玩、滑稽、荒唐。

我第二天夜里到芜湖。我熟悉芜湖的中山码头。外婆带我和妹妹乘过很多次

船，外婆称大轮，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到芜湖中山码头。码头上依旧有人在卖洗脸水和冬瓜汤。脸盆里盛了小半盆清水，盆沿上搭块毛巾，洗一洗脸五分钱。大的蓝边碗里一碗冬瓜汤，也是五分钱。

我没有住旅馆，在码头上逛来逛去，也到候船室坐坐，等到天亮。

我不知道芜湖有多少个医院。也不知道从这个医院到那个医院可以坐几路公共汽车，我在盛夏蒙蒙亮的芜湖清晨开始寻找和探望了。

我问路上的人，芜湖有几个医院？路上的人说，那多了！

我去的第一个医院是第一人民医院。第二个医院是第二人民医院。第三个是什么医院我忘记了，好像不是第三人民医院。我一个一个医院地找，没有坐车。我在住院部一个一个房间的门口朝里张望。一张床，一张床。可是没有那张永远忙碌辛劳的脸。一点儿都不好看，但全是真心和周到。我们每次到乡下玩都是住在舅舅家。每次回上海，她都应有尽有地把家里的土产塞进箩筐，她好像是把心掏出来往里放，让舅舅挑着走二十多里送到码头。没有人称过这满满的箩筐和心，舅舅挑着背都是弯的。我每次看着都不能理解，舅舅怎么能把这满满的两大筐挑到码头？夏天的时候，舅舅满身的大汗淌得像雨！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舅妈也继续把心放进箩筐，舅舅的汗继续淌得像雨，让我们在上海吃得饱一点。舅舅不是外婆的儿子，外婆没有儿子，舅舅是她外甥，舅妈是表的。

我找不到舅妈。

我走在路上。盛夏多么热。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，我非常饿！

我走进了一个饮食店。那时候，很多饭店都叫饮食店，宾馆叫旅社。我看着黑板上的供应内容，买了一碗猪肝面。

那是我长到十六岁，长到如今，吃过的最好吃的猪肝面！

怎么会那么好吃呢！

我吃完了走出饮食店，然后又走进饮食店，我问服务员，芜湖还有什么医院？

服务员问我，弋矶山医院你去过没有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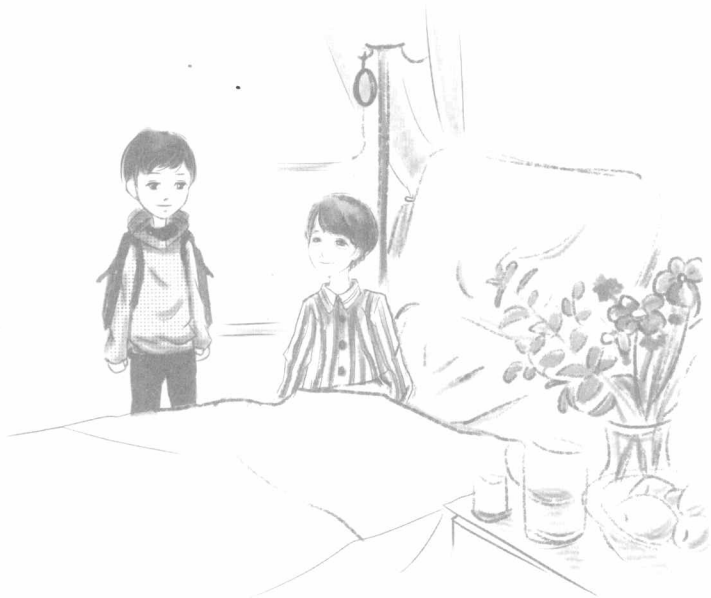
是啊，我怎么没有想起弋矶山医院！我从小就知道弋矶山医院，它在江边的山上，大轮经过时看得见，外婆说，这是弋矶山医院，妈妈也告诉我，它是美国人办的医院，妈妈在美国教会学校念书，也在这个美国人医院看病。

我又走啊走啊，来到了弋矶山医院。这是一个从山脚往山顶慢慢走上去的医院。一幢幢美国小楼分布在整座山的各个部位，绿树遮着绕着。江中的船声一直在传来，大轮，小轮。

我竟然在住院部的第一个房间就看见了舅妈。“舅妈！”我惊讶无比地喊。她正闭眼靠在床上，也惊讶无比地睁开眼。

“你这小孩子怎么会来的？”她大喊。

我告诉她收到了电报。她说，你舅舅打电报给你们干什么，这么老远的！她是胆囊炎开刀。她说这有什么大事的，过几天拆了线就回去，家里不晓得有多少事等着做！



我下山去买了苹果和梨子放在她床头柜上。她没有生过孩子，一个人住在医院，舅舅在乡下劳动、看家。我坐在床边陪她说了话，我拿出妈妈给我的钱，给了她二十元，她和我推来推去简直要打架，我只好朝她一扔就逃走了！

我听见她在喊：“你这个小孩子怎么不听话！”“你回去坐大轮要当心！”

我回到码头，买到了夜里的船票，不是四等舱，而是五等舱，没有铺位，我就在甲板上坐着。看着远去的弋矶山医院的灯光，我心想，舅妈肯定已经睡着了。我也想起她把心放进箩筐，想起舅舅像雨的汗。

我刚才在病床上看见了舅妈的名字：孙翠英。

我回去会告诉外婆和妈妈，以后就不会荒唐。

（选自《中学生阅读》初中版 2011 年 12 月）

# 月光下的奔跑

周 羽

5

美文卷

校园终于安静下来了，教学楼的灯终于全熄灭了。

我缓缓地从草坪上起身，走到塑胶跑道上站定。

真好，月亮依然皎洁，操场上只有我一人。只要我一奔跑，天上的外婆就可以看见我了。

今天，是外婆去世第七天。

那晚一回家，就看到老妈红肿的双眼。

“外婆走了，我和你爸明早买火车票回湖南。你就别去了，初三功课紧。”老妈沉痛地说。

我像被定格似的愣住了。

好一会儿，我缓过神来：“昨天不是才通过电话，说外婆能吃也能睡吗？不是

都说她肯定可以活过 100 岁吗？怎么突然就走啦？”

“你舅妈说，洗澡时滑了一跤，就……走了。”老妈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

我的鼻子开始发酸，视线逐渐模糊起来。

我木然地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倒在床上。泪水中，我开始梳理与外婆有关的丝丝缕缕，一遍又一遍，唯恐漏掉任何一个细节。

### 三

我出生前的三个月，外婆就从湖南宁乡双江口的那个小村庄来了。

邻居曾担心地问老妈：“老太太都 74 岁了，还能帮忙带孩子？”

“我妈耳不聋眼不花，利落着呢！牙口尤其好，还嚼蚕豆吃呢。”老妈骄傲地回答。

外婆一到就马不停蹄地忙开了：小到尿片、鞋子，大到棉衣裤、包被，她全亲手做好了。

“细伢子的东西，自己做放心咧。”外婆说。

我出生后，因为老妈没奶水，全靠人工喂养。在外婆的精心照料下，三岁前我从未进过医院。“好像连咳嗽都没听到过，小胳膊小腿长得跟藕节似的。”老妈每次回忆时都这么夸张地总结。

三岁了，爸妈把我送进了单位附属幼儿园。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，哭着闹着不肯去，外婆安慰我：“莫哭咧，外婆去幼儿园看洁妹子啰。”

待到户外活动时间，我真发现外婆在幼儿园的栏杆外张望搜寻。我哭着冲到栏杆边喊：“带我回家！外婆，我要回家！”

老师劝外婆说：“您别来，来了反而对孩子不好。”

外婆抹着眼泪对我挥挥手，在我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后来，外婆还是来，躲在树后或灌木丛后偷偷看我，却总能被眼尖的我发现。她挥手示意我别靠近她，乖巧的我就站在原地，看她冲我笑，冲我打手势或撩起袖子擦眼泪，于是我也跟着泪流满面。

老师终于还是发现了，告诉了爸妈，于是我再也没在栏杆外看到过外婆了。

我上小学了，读的是寄宿学校，一周回家一次。面对大把大把的空余时间，外婆实在无法打发，她开始向大院里那些阿姨婶婶们学习织毛线。起先大家说：“您要什么衣服我们帮您织好就是了，这么大年纪学这个，伤神哪。”

外婆憨憨一笑：“没事咧，我就为消磨时间咧。”

于是大家热心地耐心地教外婆。

每周回家，我总能看到外婆缓慢地一针一针地织毛线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，样子认真得像孩子一样可爱。我问她嘴里念的是什麼，她不好意思地笑着告诉我，是大家帮她编的口诀。

约莫三个月后，她居然真的为自己织成了一条毛裤，这让不会织毛线的老妈惭愧不已。然后，她再接再厉，为家里每个人都织了一条毛裤。

“都是打的平针咧，复杂了我也不会。不过毛裤穿在里面，丑点儿没事，保暖就行啰。”外婆说。

“哪里丑，挺好哇，多平整哪，一下雪我就穿它。”我说。

外婆听了我的夸奖，满足地笑了。

我12岁那年过年，表哥——外婆的孙子要娶媳妇了。外婆得知这一消息后脸上乐得跟朵菊花似的，张罗着要回去看孙媳妇。

“我寻思了好久，这次回湖南后就不再来武汉了。”在一个周末的饭桌上，外婆说。我惊愕地盯着外婆。

“您这是什么话，不是说好了就一直住武汉，我们为您养老送终的嘛。”老爸说。

“我还是不想火化，想棺葬，就葬在老屋后的山头上，和他做个伴啰。”外婆说。

我知道，“他”指的是外公，外公去世已40年了，外婆一直未再嫁。

“农村条件太差了，您在武汉住了十几年回去哪习惯？再说您年纪也大了，有个病有个痛在这儿看医生也方便——将来您百年后，火化了我们还是带回去埋在爸的墓边不行吗？”老妈说。

“不咧，火化了他就不认得我了。”外婆说这话时眼里有浑浊的泪在闪。

我们无话挽留了。

外婆回湖南后，每次我给她打电话，都听得出来她很激动：“你给我打电话我好高兴咧！你身体好不好？学习好累哦，要吃好些！天冷了就要加衣服……”我几乎没有插话的余地，唯有“嗯”、“好的”、“记住啦”地回答。

后来，我渐渐发现，她的听力好像衰退了很多，有时任我在电话这头如何“喊”话，她都无动于衷，自顾自地重复说过好几遍的话。

舅妈说，她的听力减退了，眼睛也看不太清了，人有时也犯糊涂了，听得我很心酸。慢慢地，我打给外婆的电话也少了。

现在想想，很后悔。其实，哪怕外婆听不见我说什么，但她只要知道电话这头



是我，哪怕她拿着电话自言自语，她的心中都是一份安慰与满足吧。可惜，我明白这点时已经太迟了。

## 四

外婆去世后的几天，武汉一直阴雨。

我天天盼着艳阳高照，不是为晾晒心情，而是我听人说，亲人走后的第七天，在月明之夜，你顺着风跑，走了的人就能在天上看见你。

于是，我期盼晴天，等待明月。

终于，天放晴了。

晚自习坐在教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天空一寸一寸暗下来，我的内心滋生出一丝一丝的欣喜。我不坐在窗边，看不见是否有月亮爬上了夜幕。慢慢地我的心里又暗生焦虑：老天啊，今晚赐我一轮明月吧，外婆的眼睛不好，你让她能看清我吧！我在心里一直默默祈祷，抑制不住地往窗外瞟，整个晚自习上得心神不宁。

总算熬过了漫长的两个小时。老师刚宣布下课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仰望天空——真好，半轮明月安静地挂在夜空。

## 五

现在，喧闹的校园格外静寂与空荡。我深深吸口气，仰望天空，在心里默默地喊：“外婆，洁妹子的外婆，出来呀，你的洁妹子要开始奔跑了，你看清楚了，她开始跑了！”

呐喊完，我开始顺着风狂奔起来，拼尽全力地狂奔，体育考试我都不曾这样拼命，但为了外婆，我愿意。



外婆，看见我没有？看见没有哇！看清楚，一定把我看清楚呀！我本想今年中考后就有时间去湖南看你了；我一直坚信你可以活过100岁；我想将来有的是机会回湖南陪你……现在，永远没有机会了！

眼泪在我脸上肆无忌惮地奔涌，视线模糊一片，脚步变得趔趄起来。外婆，你千万别哭，你一哭就看不清我了，我也不哭，我们都不哭。我狠狠地胡乱抹掉脸上的泪，抬脸对着黄灿灿的明月努力咧嘴笑。外婆，好好看看我吧，这就是你一手带大的洁妹子！我很想你啊！

好累啊……我跑不下去了，双脚在塑胶跑道上机械地拖着，我几乎变成走了。外婆该看不清我了吧？她会着急的吧？再坚持一会儿，再跑一小段，我在心里命令自己。可脚跟灌了铅似的，怎么也抬不起来。最后，我很没出息地瘫坐在跑道上。我痛哭起来，这么多天，我一直默默流泪，一直告诫自己要洒脱地看待生死，但这一刻，在黑暗的掩饰下，在空旷的操场，我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，就像儿时受了委屈那样，毫无顾忌。

一束手电光向我靠近。

“丫头，别哭了。是考试考砸啦？没事，下次努力就行了。”是门房的张师傅，“快起来，回去吧。”

“不行，等我休息好了，还得……再跑，要不外婆再也看不见我了。让……我……再待会儿。”我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乞求着，抽噎着说。

在我有些语无伦次的解释中，张师傅总算弄明白了事情的缘由。

“不要紧，还有机会的。在外婆的每个忌日，你在月亮下跑步，她还是会看见你。”他说。

“真的？”我的心里渗出一丝希望。

“我也是听一些老人说的，肯定错不了。来，背上书包赶紧回家。”张师傅把



书包递给我。

这么说，每年我都有机会让外婆看到我？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好多。我顺从地背上书包往校外走，我再次抬眼望望月亮：外婆，回去吧。下次我们再相聚，以后你的每个忌日我都会记得在月光下奔跑，直到我老得跑不动为止。

老天爷，以后每到外婆的忌日都有月亮吧，我在心里默默祈祷……

（选自《东方少年·快乐文学》2011年1月）

